蛐蛐·蝉·蚕

■–5˜5ˇ5

上月读了王世襄先生的《京华忆往》，除了老北京风味失去让我唏嘘外，更多是对王先生小时候抓蛐蛐、养鸽子、熬鹰、走犬是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啊！掩卷长叹后，就由人及己想起小时候的蛐蛐、蝉、蚕。

一个傍晚，一个要好的小伙伴叫我去抓蛐蛐，我极为意外和兴奋，因为我们从来没玩过这个。小伙伴很正式地告诉我，不能抓同一窝的，不然他们公母是不会打斗的，一想也对，一家人怎么会打架嘛。后来有没有抓到，或者有没有把他们放在一起斗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只清晰记得黄昏炊烟缭绕中，两个少年在那屋檐下草丛里砖石缝中找蛐蛐。

南方倒是抓蝉会多一些，自小学的《知了》儿歌和一本旧诗选有首袁枚《所见》：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上中学时，倒是一个朋友要我去抓幼蝉让我记忆犹新，第一次知道幼蝉也会叫的，还能抓到，觉得那朋友好厉害。初夏放学后，我们来到茅草从中，循着细微的“吱哧、吱哧”声，慢慢扒开草丛，看到青色的小蝉，翅膀还没长丰满，也在那里磨着短翅膀叫着不一样的清脆声。我们常常把它们带到教室里，它们不时叫几声，老师和同学都不知什么声音，我们就很开心——我想，王先生年幼时袖中笼着蛐蛐听虫鸣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吧。

上高中，偶然看到一篇文章说蝉的生命只有一天，我就原谅了他们打扰过我午休的那些夏天。

沈三白《幼时记趣》说，“余常于土墙凹凸处，花台小草丛杂处，蹲其身，使与台齐；定神细视，以丛草为林，以虫蚁为兽，以土砾凸者为丘，凹者为壑，神游其中，怡然自得。”这一段让我倍感亲切，因为我小时候常这么干，还和弟弟及村里小伙伴在屋后山上建一个“小村庄”，竹子做树林，青苔盖房子，挖小坑做池塘，小石块铺路，甚至还挖了一口井……后来读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所述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。”就觉得写的是我小时候自己建的那“小村庄”。

南方更普遍的是养蚕。春水化后，我就从同学那里讨来十几粒白白的蚕籽；春风一暖，白蚕籽就慢慢变黑，知道蚕宝宝要出生了。

夏初，桑叶越多越大越绿，蚕宝宝有大把桑叶吃，它们长到半大就分几盒，这样，每条可以分别吃到更多。夏天清晨摘来带露水的桑叶，我就认真地一一用毛巾拭干，否则蚕会拉稀死掉。上课安静时，听它们“沙沙”食桑叶声，我浮想联翩，下课一堆桑叶就只剩叶脉了，看着他们几乎吃成绿色的身体，摸着他们冰凉冰凉的身体，我很开心。

接着，蚕宝宝慢慢吃不动了，身体甚至有些萎缩了，初次养蚕的我就急了，请教高年级同学，说是要吐丝了，就天天看着它们。更多时候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蚕已经结好茧了，黄的叫金泡，白的叫银泡，一般白色多。听说泡可以卖钱，我却一直没攒够一斤去卖，就和小时候总说摘金银花说去卖做药材最后不了了之一样。后来，发现蚕喜欢在黑色的环境下吐丝，我们就会先盖上盒子，再打开看，只见蚕宝宝举着黑的发亮的嘴巴不停地摇头绕织，看久了就会心疼，希望它休息一下。

基本上，结成茧半月后，就成蝶，然后下一大堆蚕籽，公的不会产籽，几天后就死去，这让小时候的我非常震撼。

记得有一年，我把一条蚕养到过春节，没桑叶了，就喂紫色的梓树叶子，后来干脆把它放在屋后梓树叶上，以为它会变成野蚕，后来想，它肯定冻死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养过蚕。

绿豆冰白糖冰棒啊

■–/^Æ`Æ

那日，陪爸妈游橘子洲头，排队等候小火车时，忽然听到一串悠长的吆喝。回头一望，但见一位大叔肩挎个圆长冰筒，正热络地推销。路人纷纷侧目，围拢上去。我盯着那个早已绝迹的冰筒，恍若回到童年。

我很想吃一根“童年味道”，但碍于年迈的爸妈在眼前，又觉得不妥，于是咽了咽口水继续向前走。老爸见我神情恍惚，笑着说：“想吃吧！我给你买。”老爸掏出九块钱，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支绿豆老冰棍。

这可真是小时候的感觉，不仅冰棍的味道还是那种甜沁沁的绿豆清香，连包装也是过去那种白底绿字纸质的，不像那些花里胡哨的塑料纸包装。我举着绿豆老冰棍上了小火车，那感觉真像儿时逛公园，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，吃一根冰棍，坐一回碰碰车或木马，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

如今，爸妈老迈得无法步行游一圈橘子洲，只能坐小火车代步。而当年那个被爸妈牵着小手的妞妞，早已变成他们的“拐杖”。可在他们心中，我却永远是他们的小妞妞。吃着老爸给买的老冰棍，我品味的不正是那份永远的宠溺？

记得儿时，我家附近的工学院设有一个冰棍厂。每到暑假的傍晚，我和妹妹早早吃过饭就溜到工学院，手头有2分钱就买根白糖冰棍，要是阔绰一点，有个5分钱，就合起吃根绿豆冰。每次吃冰棍，我们都小小心心，连小口小口咬都舍不得，总是用舌头轻轻舔，双唇一点点吮吸。因为只有这样吃，那份冰爽沁甜的味道才能在唇齿间停留更久一些。不过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眼巴巴看别人买冰，但是也挺满足，因为从冰厂门窗溢出的空气凉嗖嗖的，吹到身上舒爽直了。

那时常见老婆婆老公公背着圆冰筒或长方形的泡沫箱到冰厂进冰棍，然后走街串户叫卖。看得多了，眼馋得紧。小学毕业那年暑假，没有作业负担，我打定主意去卖冰棍。因为卖冰棍不仅可自己挣钱，还可赚冰棍吃，因为批冰棒不仅是批发价，每批10支还会送1支。这正合馋嘴妹妹的意，她十分忠诚地当了我的小伙计。我俩把积攒的零花钱从存钱罐倒出来，数了数，共有14块，于是雄心勃勃到冰棍厂买了一个白泡沫箱，批了20支白糖冰棍，10支绿豆冰棍，用家里一辆旧自行车驮着，推着满街乱串。我们很羞涩，那句“绿豆冰，白糖冰棒啊”始终没有喊出口，一上午走了十几条街才卖出一半冰棍。

正午的太阳晒得人眼发花，我和妹妹的双脚早已磨出水泡，生生作疼，加之饥肠辘辘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我们不敢回家，怕爸妈责怪。于是，我们向二姨家走去。二姨不在家，姨父见我俩落魄的狼狈相，二话没说把剩下的十来支冰棍全买了下来，并且请我和妹妹帮他吃。两个表弟像过节一样高兴，四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将渐渐开始融化的冰棍吃了个一干二净。

那简直像个愉快的冰棍节，冰冰甜甜，舒舒畅畅透心凉。大半日的暴晒和劳累，都被冰棍儿的冰爽劲消融了。加之姨父又给我们做了顿好菜好饭，真是双倍儿的收获。不过，这次失败的“经商”经历，造成的后果是妈妈没收了泡沫箱，要我们老老实实呆在家读书，再不准去卖冰棍……

吃着老冰棍，坐着小火车，和爸妈闲聊家常，眼前花红柳绿，耳畔凉风习习，这多像童年的味道，多像小时候的情景！脑海里忽就响起筷子兄弟那首歌——时光时光你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。我愿用我一切，换你岁月长留。

55`¢5˜¸˜...5（组诗）

■‰„˚5–5

`¢·"

日子被鸟儿唤醒时
我正失声

目光所不能触及的地方
桃花酝酿着一场盛大花事

一句等你在春天里
把心事袒露无遗

迎春花的明黄色
把些冷艳驱逐

`¢ˇ˜

立夏是老伍家的一碗粥
莲子、花生、干笋和瘦肉

一片云被合欢花染得绯红
恍惚看见带裁的嫁衣

曾从江南的廊下经过
染一身氤氲的雾

美，总不及一个想字
便托了石榴去做红娘

`¢˙5

暗送的秋波
拂过白云你就是高远

一枚树叶滑过我的发迹
是些有意无意的逗留

清澈的眸子里清澈的影儿
安坐与对面

你说看着看着
一不小心就把我看进了你心里

`¢¶<

立冬还没有到
就迫不及待想寄一片雪花给你
如我洁白的裙裾

我后院一朵不肯凋谢的白菊
还在留恋一场秋雨里的遇见

日子和发际线一起后退
你发来短信时
我恰好路过人间四月天

老兵不死

■¿55®¨5

2015年8月11日下午3时，一个让我和我们全家永远铭记的时刻：我的父亲在我们面前渐渐停止了呼吸，脉搏停止了跳动。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实在无法相信，这样一个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，九死一生的人会离我们而去，会永远地离开他热爱的家乡和亲人。

父亲1931年10月21日出身在南岳区金月村一个贫苦农家，小小年纪，就失去双亲。那时，父亲的大哥和大姐已结婚另过，只剩下他孤苦伶仃和大妹妹相依为命，他过早地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为养家糊口，父亲仅读了四年半书便被迫辍学，他砍柴、捉鱼、种田，辛勤劳作，经常吃不饱、穿不暖。1949年10月，南岳解放后，父亲积极投身减租反霸和农会运动，18岁就加入民兵并担任联组长，配合地方部队肃匪反霸，在与土匪的战斗中棉衣被刺穿了，但他毫不畏惧，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。1950年12月，年仅19岁的父亲瞒着亲人，步行到衡山县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随大部队开赴朝鲜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。父亲在战场上冒着美国鬼子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的狂轰滥炸，英勇杀敌，帽子被子弹打飞了也毫不退缩。1962年10月，父亲奉命率汽车连出川入藏，反击印度侵略者，他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，战胜沿路塌方翻车的危险，及时把弹药和给养送到前线部队。在10多年的浴血征战中，父亲都从不畏惧，冲锋在前，多次立功受奖，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1978年10月，部队安排父亲转业，问他有何要求，他说了两句话，一是听从组织安排，二是最好能回到家乡。就这样，在从军28年后，父亲转业来到了衡东县任国营石湾瓷厂厂长。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、一个从未接触的行业，父亲拿出当年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的劲头，一头扎入企业中，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讨教，在很短时间里基本掌握了生产工艺、流程，带领全厂职工努力生产。从八十年代初开始，石湾瓷厂的经济效益逐年增加，每年向国家缴纳税收400多万元，一跃成为当时衡东县工矿企业第一利税大户，他本人也多次受到县委、县政府表彰。在担任厂长近10年时间里，他从未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，不管是基建、采购、销售，还是人员调整、提拔，都坚持集体研究决策。

父亲一生俭朴，从不铺张。在部队时，他工资不高，要供我们四姐弟读书、吃饭穿衣。印象中，我小时候从未买过新衣服，都是妈妈买布自己裁做。我们儿女参加工作后，日子也渐渐好转，父亲身上的负担也逐步减轻，我们都劝他吃好点、穿好点，他总说：“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苦日子过惯了，有现在这样的日子，能吃饱穿暖，很知足了。”

他自己一辈子克勤克俭，但对亲人，对需要帮助的人，却总是慷慨大方，尽其所能给予支助。记得儿时经常听他与妈妈商量为家乡的亲人寄钱寄粮票，家乡不少亲人的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都由他出钱操办。1994年退休后，他打算在衡东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养老，2万多元的房款硬是拿不出，最后靠我们姐弟四人援手每人凑了3000多元才把房子买下。平时生活他是能省则省，剩饭剩菜从不舍得丢掉，也几乎不买衣服，就连他2013年照遗像时穿的夹克衫也是我的旧衣服。他七、八十岁时，还和母亲自己种菜，我们不理解他，甚至埋怨他，他总是一笑了之，说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。2003年搬回老家南岳后，他对家乡亲人，对家乡建设更是关心，多次为家乡捐款，向上争取建设资金，修路修渠、改善学校、支助贫困。他的俭朴、善良、乐善好施、热心公益，得到了家乡广大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、一致好评。

父亲对我们儿女的爱看是无形却有形，听是无声却有声，他集严父和慈父于一身。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儿子，从小就在他严肃认真教导下长大，没感受到一点溺爱和袒护，我几次高考失利，他从不埋怨，而是鼓励我不要气馁，继续参加高考。我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家，他总是提醒我要努力工作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对金钱、权利要看淡。父亲的成长完全是靠他本人打拼的结果，而我们几姐弟的成长也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这让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
父亲生命力非常顽强，他患糖尿病十多年，前几年发展为尿毒症、肾衰竭，还有冠心病、高血压，今年元月，又为诊断为胃癌晚期，面对这些严重疾病，他十分坦然，他说：“我都是差点死去几次的人了，这点病算得了什么！”几年来，他多次昏迷，经全力抢救脱险。但父亲病情日益加重，最后不能进食，靠输液维持，人瘦得仅剩皮包骨头，失去了人形，我们心如刀绞，又毫无办法。

现在大家都爱讲家风。亲爱的爸爸，您是一名不死的老兵、一位永远的战士，您的正直、勤劳、善良、俭朴的品德，对党的赤胆忠诚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，只知奉献、不求索取的思想境界，廉洁自律的行为，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我们一代代往下传的家风。